你上战场，我是咬紧牙关的

■杨勤良

家　事

一

1949年4月21日夜，在已是耄耋之年的老母亲的记忆里，依然是深刻的。

那一年，她16岁。那天晚上，她住在长江南岸边一个名叫前庙的村子里。隆隆的大炮声响起，母亲说她害怕极了，只敢躲在家里等天亮。母亲是值日生，第一个到学校，一推教室门，里面全是和衣抱枪而睡的军人。她吓了一大跳，扭头就跑。在奔向校门外时，她被一位执勤放哨的战士拦下来。哨兵和蔼可亲地对她说：“姑娘，你不要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母亲满脸疑虑，那战士又说道：“现在的解放军，就是以前的新四军。”这回她懂了，她知道新四军。

小时候，她的母亲曾帮助两位女新四军在她家所在的日伪统治区做地下工作。这两位新四军女干部晚上出去工作，白天藏在她家的阁楼上。她给她们送饭、放哨，还跟着她们学唱抗日救亡的歌曲。她表哥王海度就是在她们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参加新四军的。

她的母亲在上海当保姆，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只为了供她读书。她所在的学校，就住着解放军。没过几天，第二批渡江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在母亲的家乡南宅镇驻扎，团部设在了她们学校。那时候，很多人到这里来报名参军。母亲和她邻村的一位姓承的女同学也报了名，部队首长看到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姑娘报名，十分高兴。可是，她的舅父反对她参军。不能参军，母亲就一次次跑去打听表哥的消息，却一次次没有结果。

母亲要找的表哥，3岁时父亲去世，他的母亲改嫁把他丢下。是母亲的外公外婆收养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他跟我的母亲一起在苦难的童年里长大。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日军的扫荡，村里的青壮年、妇女、姑娘们都逃走了，留守的只是老人和小孩，母亲家中只剩下她、她的表哥和外婆3个人。她们相依为命，看着日军暴打外婆，砍伐他们家的竹林，复仇的种子早已埋在心里。母亲多想跟着队伍南下……

欢送大军南下的那天，镇子上彩旗飞扬、锣鼓喧天，红色标语贴满大街小巷。母亲看到了在队伍里的女同学，只能满是羡慕地跑过去向她道别。

部队开始行进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母亲咬了咬牙，那场景刻进了母亲的脑海……

二

南下的大军走后，母亲心里空荡荡的。她想表哥，心里有些忐忑。直到解放了，也没有表哥的信息。回到村里的时候，母亲还是要在村口的路上眺望，幻想着表哥穿着威武的军装、挎着手枪走在进村的路上。

新中国成立30周年，彩色电影故事片《小花》在全国上映，那感人肺腑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影片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就有母亲当年盼望哥哥回来的影子。母亲没有电影里女主人翁小花那么幸运，她没有等到表哥的归来。

当年的秋天，令人悲伤而又惋惜的事还是发生了，母亲等到的是县人民政府送来的烈士证。母亲嚎啕大哭，表哥再也回不来了。部队上的同志告诉家人：王海度参军后，在与日军艰苦作战中成长，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调到新组建的炮兵部队，在山东、江苏、安徽等地与国民党军队作战。1947年初升任排长，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的时候，他参加了淮海战役。那次戴家堡战斗异常激烈，王海度在战斗中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时年20岁。

母亲的表哥牺牲了，他的英雄事迹却一直影响着母亲。母亲在1960年春跟着参加国防重点工程建设的父亲，离开了苏南老家，先后在湖南、江西两地生活。

母亲那位女同学参军后，做护士，跟随南下大军一直打到广东。次年，她还参加了解放海南岛的战斗，后来就留在海南岛一所野战医院工作。四十多年戎马生涯，她成为了一名忠诚的人民战士，离休后在海口市安享晚年。

相比之下，母亲的一生曲折坎坷多了。母亲当过农民种过地、犁过田，给工厂的单身职工洗衣服缝被子补贴家用，做过泥水小工、搬运工，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矿家属委员会的副主任，带领她们走集体化道路，从事一些军工生产的辅助工作。

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经常去炸药库拆装炸药，把牙齿咬得嘎嘣响，却从不畏惧。

三

母亲对她那次失之交臂的参军经历，一直耿耿于怀。她讲过这样的意思：没有决心，是干不成大事的，自己的命运要由自己来掌握。她告诫我：认准的事不可半途而废。

在母亲的影响下，1976年12月，我投笔从戎。家中就我一个儿子，常人无法理解母亲此举。我也是多年后才明白过来，她内心的苦，内心的伤，她的参军理想没有实现，就让儿子来圆她的梦。

母亲不仅送我当兵，还送我们矿上的孩子。那会儿，小涅的父母兄妹都在外地，没有一位亲人为他送行，心里有少许的失落。母亲弥补了他的遗憾，送他到县城新兵报到处，还叮嘱他到部队后好好干。

我服役期间，母亲每月给我写一封信，鼓励我苦练杀敌本领，干出成绩出来。每每遇到困难，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到母亲的教诲，然后有了使不完的劲。在参军不到1年的时候，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给母亲去信，流露出想早点回家考大学的愿望。母亲回信道：“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要安心在部队服役，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母亲的话让我沉静下来。

边境作战期间，母亲更是挂念我。她每天都去邮局看有没有我的信，可是一连两个月都没有任何消息。就那样，母亲还是每天都去邮局。她什么也不说，只是去邮局的次数更频繁了。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直到前些日子，我在家里整理物件时，突然发现了一封没有寄出的残缺信札。隐隐约约中，我能辨认出这是当年寄往我的驻地——福建福清的信。信封是牛皮纸的，已经磨得发毛。牛皮纸的折痕一道又一道，像极了年轮刻在母亲脸上的皱纹。这些折痕，每一道，都重重地锤击着我的心。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母亲，到底经历了什么？

打开没有封上的信封，字里行间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和担心——“儿子，有一些日子，没收到你的信件了，为娘心里有些惴惴不安。或许娘和大多数母亲一样，儿行千里母担忧，何况你这次去了前线战场，娘还是有些牵挂和思念的。时不时有消息传来，‘有人在前线受伤’被送回来了，娘都会从头至尾追着去问个明白。儿子，娘，只是有点儿担心……”读着信，泪水啪嗒、啪嗒滴到信纸上……

后来，当我拿着信札问及母亲时，母亲却说：“没有国家，哪来小家。当年你上战场，我是咬紧牙关的。”

我的“钓友”

■胡　铮

组竿、配饵、投钩、入水……忙乱却有序，比起紧急集合还迅速。盯漂、提竿、轻扬、开溜……节奏的把控，比身经百战的指挥员还果决。偶尔天空中飘起绵绵细雨，河面上洒满灿烂星光，她又独享起这份“鱼趣”来。

她，是我的母亲，亦是我的“钓友”。我喜欢钓鱼，只是比她垂钓的时间早了些，路子也更野些罢了。现在，我来到南疆边陲，驻守帕米尔高原，已经很难找到钓鱼的池塘了。偶尔闲暇，我却更加思念与她一同垂钓的日子。

在家时，我们娘儿俩相约去钓鱼。渐渐地，她从不会到喜欢再到热爱，如今已经是酷爱了。中午，我们坐在鱼塘边，和着清风，嚼着干粮，就是不想回家。然后，一边钓鱼，一边细说着钓鱼的收获。起劲时，我们都会哈哈大笑，几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然而，我们成为“钓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路波折的。

我的家乡在江苏南部，依山傍水，鱼虾遍地。春天一到，我便和小伙伴们，提着桶、拿着竹竿，拴上鱼线，径直走向鱼塘。鱼儿上钩，我们也高兴得活蹦乱跳。那感觉，真是棒极了！

我常常在鱼塘边一呆就是一整天，起劲时，还能夜钓到黎明，也不觉得疲倦。然后，我提着装鱼的水桶，一路高歌。只是快进村的时候，心情总会灰暗下来，因为怕挨母亲的揍。原因有二：一是说我“旱鸭子”，怕有去无回；二是说我“不务正业”，荒废了时间。

记忆中，我也被狠狠揍了一次。那时，我约了伴儿，悄悄地溜出校园，准备逃课去钓鱼。出了校门，我们便装成没事人似的，一溜小跑去池塘了。钓鱼的乐趣，让我们完全忘了逃课这桩事。傍晚时分，我和小伙伴们哼着小曲大步往回走，走着走着却发现母亲早已拿着树条等候在那里。一番狠揍之后，我才终于承认自己犯的错。

十多年前，母亲把我送进军营。起初，我还为不再受她的管束而欢欣。可是，没有母亲管束的日子，生活也变得有些寡淡。尤其是在从军一年后，父亲的离去让我的情绪变化很大。母亲看出了我的犹豫和担心，让我放心走，鼓励道：好男儿志在四方。

从此，我们天各一方，聚少离多。

好在，去年夏天事情得到了转机。我休假回家，忍不住拿出鱼竿，准备开拔。可一回头，我看到了母亲孤单的身影。她独自坐在家门口，温柔的目光直刺我的心。顿了顿，我反问自己是不是太自私，尽孝不是挂在嘴边的自我安慰，而是温情下的长久陪伴。

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母亲连忙催促说，“快去吧！”来不及多想，我回复了一句：“要不，跟我一起去，还能做个伴。”

没想到，她同意了。

从此，我们之间除了母子关系，又多了一层身份——“钓友”。

之后，母亲经常去钓鱼，她说钓鱼时总感觉我陪在她身边。

最近，母亲生了一场大病。视频里，母亲看到我绝了堤的泪水，还打趣：“我还等着和‘钓友’儿子一起PK呢！”

版式设计：王晨光、陈　辉

扫码阅读更精彩

娘这一辈子只出过两次远门，第一次是到部队来看我，第二次还是到部队来看我

一生两次远行

■张国领

1979年夏天，我当兵第一年，娘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和父亲来到部队看我。当我从训练场跑到娘跟前时，娘大吃一惊。她一个劲地看着我，看了许久，然后一把把我揽在怀里，哭了起来，“咋晒成这样？咋瘦成这样？咋累成这样？你不是写信说在部队生活工作身体都好吗？”

看着他们突然的到来，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就问父亲：“你们是咋找到这里的？咋也不给我说一声就来了？我才离开家半年，别的战友父母还没人来过队呢。”

父亲告诉我，是娘想我，想得没办法了才来的。父亲说，我当兵走了之后，娘就天天站在我家院子往东坡去的路口张望，因为我是从那里离家去当兵的，娘就以为我会从那个路口回去。可她等啊等，开始是做好饭了等，后来是不做饭去等，再后来别人吃完饭了她还在等。然后就是在家里不住地念叨我的名字，把我穿过的衣服找出来反复洗。父亲看没有办法了，才按娘的要求，到部队来看我。当时家里没有路费，是把喂的两头还没有长成型的小猪卖掉，拿着卖猪的四十元钱，一路辗转找到了驻地。

那次，娘在连队住了7天。那7天中，我训练时，娘在操场边上看着我；我劳动时，娘在菜地边上看着我；我到监墙上的岗楼里站哨时，娘不能进岗楼，就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岗楼。我不知道她是否能看清我，但她知道那几层楼高的岗亭上，站着的是她的儿子。

儿子在娘心中是什么分量，我第一次有了切身的体验。后来，我几次写信让娘再来部队看看。娘总说，在部队好好工作，她一切都好，却始终不说来看我的事儿。

直到我入伍十二年后的1991年，娘才再次来到部队。那时，我已调到武警安徽总队政治部工作了。娘到合肥，这是她一生第二次出远门。

这一次，娘明显老了，头发斑白，走路也蹒跚起来，但娘在我面前保持着乐观的精神。每天，我和妻子去上班，娘则帮助我们做饭、干家务。只有到了星期天，我们一家三代人才能到合肥的公园或街上走走。就这样，娘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

突然有一天，娘说她的胳膊抬起时有点不舒服。第二天，我请假带她去武警安徽总队医院检查，结果肩膀下面有个包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住院后的第三天，娘做了手术。手术是成功的，治疗一周后，医生建议到安徽省人民医院做化疗。这时候娘提出让父亲到合肥来一趟，我按娘的想法给父亲写了信。信中没有说到娘的病情，但父亲接到信立即赶到了合肥，他说估计到是娘的身体出了问题。因为5年前做手术时医生就说过，手术后5至8年时间可能会复发。

在做了半个月的化疗后，娘坚持要出院。娘说住在医院里着急。其实我知道她的心思，她是怕我花钱。父亲说：“尊重你娘的意愿，还是出院吧。”

这次娘来看我，在合肥住了半年时间。这是娘平生离家最长的一段时间，而这半年时间是她带着病体出来的。

回家之后，娘再没走出过神后镇……

有一种爱，永远都是给予大于回报的，她铸就坚强、培育勇敢；有一份情，永远都是灌注生机且驱赶怯懦的，她牵系一生、温润一生却又无法相伴一生，这就是母爱、母子情

最坚实的爱

■余远来

家　人

20岁那年，我参军了。参军的原因很简单，因为19岁那年高考落榜，我只能南下打工。尽管1年时间里，我成了厂里唯一一个能把13道工序全部拿下的员工，但我不甘心这样的生活。走进军营，我成为黄海之滨一个盐场的新兵。9000亩茫茫盐田，从整理盐池、播撒盐种，到破渣、扒盐装车、堆盐……我都做过。在如卤水般的锈色苦咸环境下，我完成训练任务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成了盐场40年来第一个考上军校的战士。之后，从战士到博士，从学员到教员，我经历了多个岗位，转换了多个专业……一路走来，母亲一直陪伴在我左右。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只上过小学，没有什么文化。她13岁失去父亲，上面的三个姐姐均已出嫁，与外婆两人相依为命。她19岁结婚，20岁有了我，不久又失去了年轻的丈夫，我的生身父亲。21岁经人介绍，带着我下嫁，她说为了给我一个完整的家，让我在父爱的庇荫下健康成长。

母亲的勤劳能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她被乡亲们称作“插秧机”，插秧的速度无人能及；她又是“铁娘子”，上山挑得百斤担，下田扛得打谷桶；她还是“美厨娘”，烧得一手好菜……她从不知疲倦，永远都是那么乐观。无论干什么，母亲总要带着我。她用她朴素的道理教育着我，希望我能快快长大、为她分忧。我跟在她后面喊累，她就不断地鼓励我、鞭策我、引导我，让我逐步学会如何适应苦累、锻造坚强。插秧时我喊腰疼，她就说“青蛙无颈，小孩没腰”；打猪草、砍柴我嫌苦，她就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挑水、挑稻压得我脚步蹒跚、气喘吁吁，她就说，“男人就要有副铁肩膀”……母亲一边坚毅地告诉我要学会吃苦，一边又转过头去偷偷地抹泪。

作者与母亲唯一一张合影。**资料图片**

母亲对于我的爱，是一般人难以理解到的，因为她还要小心翼翼地平衡与父亲的关系，生怕我受到一丝丝不公正的对待。她当着父亲的面狠狠地训斥我，尔后还要找机会安抚我，告诉我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争气”。我起先是不能理解的，总觉得很委屈，还曾几次顶过嘴，惹得母亲一边骂一边哭，直到最后母子二人抱作一团，痛哭一场。后来，我渐渐地懂事了，也学会了克制自己的情绪，主动地担当起家务。6岁不到的我，还不到灶台高，就开始跟着母亲学做饭；体重不足70斤的我，就开始跟着母亲挑水种菜，收稻子时还要挑100多斤重的谷子上岸回家；从初二暑假开始，我就跟着母亲到蔬菜公司摘辣椒为自己挣学费，我一天摘300多斤，甩出大人好几条街；高中住校，周末回家我就跟着母亲上山打柴，挣伙食费。有一次，村里的元叔看到我们母子俩挑柴回来，当着我们的面掉眼泪，感慨地说：“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娘俩”。

我当兵几年后，家里的地被征收，母亲没有地可种了。于是，母亲便跟妹妹商量着一起开店。起先，我只是在电话里听她说生意还不错，她很开心。后来回家探亲的时候，我才知道，这背后的辛劳母亲是不曾向我吐露过半点的。每次进货，母亲就得头天晚上坐车，经过几小时车程，凌晨赶到外地的大市场，像打仗一般在市场里进货，然后再搭班车赶回浏阳。一天一夜没得休息，第二天还要照常出摊。我陪着她在店里的时候，劝她说不用这么拼命了。母亲淡然一笑，“这点苦算什么？比种地搞‘双抢’要轻松多了。”接着她又颇有感悟地对我说：“做人呀，没有谁比谁强，就看能不能吃得了苦、吃得起亏、撑得过去。气最容易泄，谁不想懒下来图舒服呀？”母亲这几句话言浅意深，很好地诠释了她的人生哲理：一个人的坚强，并不是一时之勇的突进，而是一生坚持的积淀。回首我后来考研、进机关、当教员的这段历程，母亲予以我的坚强性格是最为坚实的支撑，也是最坚实的爱。　　图片设计：孙　鑫